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三百四十二頁，倒數第六行：

世間諸所有法者，「又《甄解》之說稍異於前，彼曰：世間諸所有法者，有為可破壞，名世間。依正、善惡、因果等，一切有為諸法，言所有法也」。有為法把所有一切法全部都包括了。「菩薩能知一切三界虛妄，而行世間不捨，故云超過。以上諸說皆是」，都說得好，「但《甄解》彌契本經」，《甄解》跟本經的教義非常契合。末後這一句，菩薩知道一切三界虛妄，他還能夠大慈大悲，行世間不捨，這是超過世間諸所有法。超過是這個意思。不像二乘，二乘知道三界虛妄，他就不來了，所以，慈悲心不夠，不能夠自動的發心。像後面這一段科題上「作不請友」，這是菩薩才能做到，聲聞、緣覺做不到，他不能夠主動去幫助眾生。眾生要去請他，他還很高興，他就幫助你；有的時候請他，他不理你。大小乘這心量不一樣，小乘人心量小，大乘人心量大。

慈悲遍法界，這大乘。這就非常難能可貴，給世間人做榜樣，也不必說話，善根深厚的人看到了，省悟過來明白了，叫潛移默化。業障深重的人看不出來，甚至於收反效（起反效果）：菩薩太懦弱了，老受人欺負，不說話。他不贊成這種方式，現在社會大有人在。如果我們看到三世因果，那完全就不一樣了。現在吃虧，來世佔便宜；現在不肯吃虧，要來報復，來世三途去了，這個虧吃大了！古人有一句話說「吃虧是福」，這一句話意思很深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可是世間人就怕吃眼前虧，眼前一點小小虧都不能吃，所以成就有限，未來的前途很悲觀。

我跟大家介紹劉素青居士的一生，生平，這個人一生吃虧、一生忍讓，到最後我們看到結果，結果善，結果太好了，能滿自己的願。她妹妹嘆息，如果現在有個人要能夠表法做個好樣子，讓人家看看念佛人真往生，活著往生、快快樂樂往生、笑咪咪的往生，她說大家就相信了。她就同意，我來做。居然她就做到了。如果一生小小虧不能吃，她做不到，心裡想發心，做不到。她真做到了！真做到，她的事業就不是一般人的事業。一生的示現這裡頭學問可大了！處亂世就要這種心態才能夠保平安，平安就是幸福，這一家和睦。那一家也都在演戲，並不是個個都明理、個個都學佛，不是的，意見還很多。但是能忍，能忍就能平安度過。所以，我們要學能忍、能讓、肯吃虧，這個人是有福的人，這個人學佛決定有成就。她告訴我們這幾樁事情，我們要記住，我們要向她學習。

請看底下一科，「作不請友」。請看經文：

【心常諦住度世之道。於一切萬物。隨意自在。為諸庶類。作不請之友。】

這幾句話，在今天我們應該每一句都要重視、每一句都要把它做到。我們看念老的註解，『心常諦住度世之道』，下面念老為我們說的是，「諦者」，諦這個字的意思，「安也」；度的意思，「出也」。「故本句之大義為，心常安住於出世無為之道」。這個心，真正修行人、念佛的人，心要常常住在出世無為之道。前面說了有為，現在我們看這裡無為，為是造作，「無因緣造作」，這叫無為；又無生住異滅四相的造作叫無為，「即真理之異名」。真理就是本性、就是諸法實相，也叫法性，前面我們學過很多。這個理是不具生住異滅四相，沒有這個相的，也不是因緣造作的。

「此無為法有三種、六種之別」，這都是大乘經論上所說的。「三無為中之擇滅無為，六無為中之真如無為，是正為聖智所證之

真理。曰涅槃，曰法性，曰實相，曰法界，皆無為之異名也」。這是三種無為中的擇滅無為。擇滅，滅是小乘的涅槃，滅一切有為的因，也滅一切有為的果。小乘有為的因是見思煩惱，能把見思煩惱放下，見惑，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，真能把這五種錯誤的看法放下，等於說把它滅掉，這個人就證得小乘初果。如果是學大乘的，就是十信位裡頭的初信位菩薩。前面說過他是聖人，他不是凡夫，這就是轉凡成聖。雖然是小聖，他沒有出三界六道，沒出去三界六道，在三界六道裡頭決定不墮三惡道，也不會墮在修羅、羅剎魔道之中。從這個時候修行，再去破思惑，思惑是貪瞋痴慢疑，這個東西放下比較難，沒有前面那個痛快，五種見惑能同時放下，貪瞋痴慢疑不容易。古人講斷思惑好比藕斷絲連，藕斷我們知道絲是連著的，但是還是要斷，不斷出不了六道輪迴。

如果從大乘十信位來講，初信位在人間修，到壽命終了的時候，生天；生天道，他提升一級，叫二信；二信天道壽命到了，又到人間來修第三信；三信修成功了，壽命到了，又到天上修四信，這樣子五信、六信，第七信超越六道輪迴了。天上我們知道，他們大概一般都是修到四禪。你看，欲界天、初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，他就證阿羅漢了，這就超越六道輪迴，往生到四聖法界的聲聞法界。在聲聞法界裡面，斷見思煩惱的習氣，習氣斷了，他就又升級了，升到緣覺，就是辟支佛，阿羅漢上面就是辟支佛。辟支佛斷塵沙惑，塵沙惑是屬於所知障，見思煩惱是煩惱障，煩惱障斷了之後，他要破所知障。所知障破了，他就是菩薩，四聖法界裡面的菩薩。但是他還有所知障的習氣，所知障習氣斷了之後，他就升級了，四聖法界裡面的佛，他成佛了。

成佛，他要破無明煩惱，無明煩惱就是起心動念。無明煩惱破了，十法界就沒有了，他又提升了，他往生到實報莊嚴土，《華嚴

經》圓教初住，別教初地。這個時候我們知道，初住菩薩見思煩惱跟習氣都沒有了，塵沙煩惱跟習氣也沒有了，這個無明煩惱斷了，習氣沒斷。我們才曉得實報莊嚴土從哪裡來的？無始無明習氣變現出來的。這個習氣沒法子斷，為什麼？生到實報土的人，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才能生實報土。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怎麼斷這個習氣？想個什麼方法又起心動念了，一動念你就墮落，你往下墮，你不能提升。這個境界裡頭，佛門有一句話說「無功用道」，此處用不得力，就是實報土，實報土裡用不得力。怎麼辦？隨它去，一切都隨緣。實報土裡面，就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一段經文，『於一切萬物，隨意自在，為諸庶類，作不請之友』，他們入了這個境界。那習氣隨它去，時間久了自然就沒有了。要多長的時間？要三個阿僧祇劫。真長！

我們能想到，他那個習氣是多久養成的？無量劫。三個阿僧祇劫跟無量劫比就不長，你那麼長養成的，當然斷需要一個時間。古大德有個比喻，他用酒瓶來比喻這樁事情。酒瓶盛酒，那個酒也裝了很久，有的人酒裝上十幾年，現在把酒倒光了，擦擦乾淨還有味道，那叫習氣。這個習氣要什麼時候才能斷？大概放上半年、一年，你再聞就沒有了，絕不是短時期能夠斷得了的。到極樂世界叫無量壽，有人說壽命是有量的，極樂世界是有量的，有量的無量就是三個阿僧祇劫。但是這三個阿僧祇劫，他因為轉識成智，轉八識成四智，所以他沒有生住異滅，沒有這個現象，沒有生老病死。沒有波動現象存在，無論是物質現象、精神現象，它跟自性相應了。只有無明習氣斷盡了，這個境界就不見了，就像一場夢一樣，醒過來了。醒過來是什麼境界？常寂光，就是醒過來之後就入常寂光，那就叫妙覺，比等覺高。入常寂光就跟十方諸佛融成一片了，一片光明，你這盞燈光入了，燈光在一起光光互照，入這個境界，這才叫

究竟圓滿。

常寂光是空的，沒有形相，不可得，就是一片光明。一切萬法是假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包括實報莊嚴土。佛沒有說實報莊嚴土例外，那就是實報土也包在其中，所以，一切有為法也包括實報土，統統不可得。把這個事情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們的心就定了，不再攀緣了。不再攀緣就能隨緣，隨緣自在，攀緣不自在，對於一切事物就能看得比較清楚。

確實，緣成熟佛就來了，緣不成熟不來，沒有感應。我們有感，他實在講也是有應，他有應，他用冥應，我們完全不知道，我們講暗中加持、暗中保佑。如果緣成熟了，佛菩薩就現身、就現相來幫助我們。所以感應有顯感顯應、顯感冥應、冥感顯應、冥感冥應。冥感是什麼？我們確實是有感，但是自己不知道，我們的意念一動，佛菩薩知道了，知道，我們自己還不曉得。我們自己在這裡發個心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我很想度他，這個念頭他就收到了。收到緣不成熟，佛菩薩暗中照顧你、暗中保佑你，我們在修學有一些障礙，他給我們排除，有些障礙要我們自己去通過，自己實在通不過的，佛菩薩保佑。那個通過也就是歷鍊，順境要鍊，全部是鍊忍辱波羅蜜，順境裡面不生貪戀，逆境裡面不起怨恨、沒有埋怨。善緣裡面沒有情執，因為緣是講人事環境，遇到善人沒有情執；逆境，這是惡人找麻煩的，不生怨恨，我們才能平安度過。

但是是一樁善事，幫助眾生救苦救難，事情被人破壞了、障礙了，這是什麼？這是眾生沒福。菩薩有願，眾生還要有福，這緣就能成熟。眾生沒有福報，佛菩薩有願不能兌現，菩薩暗中幫助眾生修福。幫助眾生修福、培福都要相當一段長的時間，所以，世出世間的事都急不得，都得要慢慢來。傳統文化、佛法之衰不是短時間的事情，一般人的講法，都把這個帳算到慈禧太后頭上，慈禧到現

在二百年，二百年的時間不算長，但也不短，把社會搞成這個樣子。這些人的果報，我們都知道，都在那裡受苦，後悔來不及了。

中國人對全世界的貢獻，對整個人類的貢獻，沒有別的，就是教育。歐洲有一些學者，他們對於中國東西很有研究，他們肯定古代的中國人有智慧，他們懂得教育。所以肯定那些人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學的理念，有教學的方法、教學的經驗、教學的成果，這都是值得所有人類學習的。教學的內容包含到修身，《大學》八目裡頭說，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。什麼智慧？這一套的智慧，了不起的智慧！從個人起心動念到國家天下，這個天下就是世界和平、世界和諧，有這一套的學問。而且完完整整用文字記錄保持下來了，全世界任何國家民族找不到，只有中國有。

現在外國人對中國有興趣了，為什麼？科學已經走到盡頭了，出了許多問題不能解決。幸虧最近三十年量子力學家發現的一些原理，跟中國的孔孟學說、大乘佛法一對照，相應，他們肯定中國東西是真的。湯恩比說的話，沒說錯，真管用。如果沒有近代這些科學家發現宇宙的奧秘，我們這些東西跟人家講，人家不相信，人家會說我們這是理想，那是古代不是現代，古代的理想在現代不管用了。量子力學家在今天最大的貢獻，告訴人們物質是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這個概念非常重要。另外一個重要概念，就是心能控物，我們的意念能控制物質。今天這些科學家大量在蒐集，就是身體罹重病的人，用意念治好的，不是醫藥，沒有醫療。行，我自己本身就是個例子。

李老師當年在世講經教學，我參加他的經學班，專門學講經，這個班上有二十幾個人。老師勸我學講經，我那個時候不敢，害怕，講經不是容易事情。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，怎麼敢

碰這個東西！我說我到台中來是聽經的，不是學講經的。老師就勸我，你到我們經學班去看看。我說看看可以，看看這個經學班同學怎麼修學的？老師上課，經學班一堂課大概三個小時，我坐在最後一排，二十幾個人，他的教室大概就我攝影棚這麼大，小教室。上這個課的時候，外面有守衛的，不准人靠近，經過這裡要遠遠的。為什麼？老師教學有打有罵，都是成年人，不好聽，難為情，所以不能讓人聽見，不能讓人看見，關著門在家教。我看了這堂課之後，我說老師，可以，我能夠學。看到什麼現象？裡面的同學一半以上小學畢業的，年歲都比我大。最大的一個六十歲，林看治居士，小學畢業，六十歲。我看到她都能學，那個時候我才三十歲，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鼓舞，原來是這樣的。

複講，學講經是從複小座，老師把這部經講一遍，讓學的人聽。學的人，兩個人，兩個人學一部經，從《阿含》、《方等》裡面選很短的。這部經大概講多久？一個月。老師的標準是講五天到十天，最短不能少過三天，就是講三次，一個星期講一次，三個星期，五次就是一個月，最長的不能超過十次，就是兩個月，這個學法。我那個時候的記憶力很好，老師講的大概都能記得住，一個星期之內，我要複講的時候，我有能力照他的原話不增不減，我能講到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，有這個本事。這個班最重要是記憶跟理解，這兩個能力我都有，所以我的進步很快。我是在旁聽，我全學會了，他們都學得不如我，所以這些同學們找我幫助他。因為他沒聽懂的、聽漏掉的，老師不重複，你去問他，老師罵你、打你，打你、罵你以後不給你講。老師說，我打了你、罵了你，給你講，你有僥倖的心理：不要緊，沒有關係，挨一頓罵吧、挨一頓打吧，老師還會講。打了、罵了不講，這就沒有辦法了，逼著你，逼著你全心全意去聽課，不准你有妄想。

那同學不能夠把老師的話全記下來，所以，讓我們每一個聽的同學都要記筆記，記了之後，全部交給這兩個同學，學這部經的，他要講這部經。實際上，一個講國語，一個講台語，是一份講稿，兩個人學，去湊合一份講稿。上台好像是翻譯，實際上是一個本子，這麼成就的。老師通常要講四十五分鐘，學生上台去講的是一個半鐘點，一個國語，一個台語。我看到這樣，行，我可以。所以以後這些同學都來問我，我就變成助教了，我能記住，他們記不住，所以我學得很快。沒有輪到我學經教，老師是兩個人一組、兩個人一組，一組一組學，學的坐在他的對面，老師對面桌子，他們兩個坐，其他的坐在四圍旁聽。沒有輪到我，我就出家了。因為我最後進去，排列順序排在最後，沒有排到我，我就出家了。我在那裡十五個月，一年三個月。一年三個月，我學了十三部經，這十三部我都能講，而且還講得很有味道。我一出家就教佛學院，教佛學院一個學期只教一部經，我學了十三部經，佛學院三年教完了、畢業了，才用六部，還有七部沒有派上用場。

所以我對於佛學院，我就覺得有改革教學課程方法的必要，三年佛學院畢業出來，什麼都不知道，一部經都不能講。那我要在台中住三年，要學好幾十部經，士氣很高。星雲法師辦那個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，請我去做教務主任，我就把台中這一套說給他聽，我自己的經驗。所以我希望，那個時候他的學生有一百三十多個人，我就有意思把他分組，三個人一組，專學一部經。十年之後，我說佛光普照宇宙，一部經學十年，個個都成了專家，佛光山能夠出二、三十個一流的法師，不難。但他反對，他說這不像佛學院。是的，這是私塾，私塾管用。我們兩個就是這個意見不對頭，所以我就離開了。你看到學生學不到東西。一個學期最少能夠學講一、二部經，那就不一樣了，成績是這麼拿出來的，不是出什麼題目考試，



那個沒用處，一定要上台講。

我學講經是出家之前學的，就學十三部。出家之後，我跟寺廟有條件的，我每個月要到台中去住一個星期，親近老師，往返路費常住要給我，要給我買好車票，常住答應了。這樣子兩年，我也教佛學院教了兩年。得受戒，受完戒之後，我覺得我這個底子不夠深，學的都是小部經，比較大的，《金剛經》算是大部的，《普賢行願品》算是大部的，其他的都是小部經，《阿含經》裡面學了十幾部。所以我就想要學一部大經，回到台中去。寺廟裡跟常住告假，老和尚是白聖法師，很不高興，但是也無可奈何。我說我要學一部大部經，當時選的是《法華經》，我找了十幾部註解，帶到台中。老師正好在講《楞嚴》，剛剛開講。老師告訴我，《楞嚴》跟《法華》分量相等，都是大部，你學《楞嚴經》，跟著學，我不操心；要講《法華》，單獨給你一個人講，實在抽不出時間。所以到了台中之後，就改學《楞嚴經》，我盡量找《楞嚴經》的註解，好像半年多，我找到香港智開法師，智開法師真的幫我很大的忙，替我蒐集《楞嚴經》的古註，找到二十多種，我這個參考資料非常豐富。老師講經提到哪一種古註，我告訴他我有，又提到，我也有。他說你從哪來的？我說，你問我從哪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找到智開法師，他給我蒐集的。

在台中三年學一部《楞嚴》，老師講一遍，我也講一遍，老師星期三講，我星期四複講。我的聽眾只有六個人，連我七個人，就等於一個小組一樣的，我們每個星期在一起，複講一遍，我講，他們六個聽。所以，老師講一遍，我在台中也講了一遍。聽經的人都是學講經的，有徐醒民、周家麟，他們都聽我講，都是我們小組裡頭的。我們在台中十年如一日，每個人輪流複講，我是複講一部《楞嚴》。所以，膽子就大了，學成之後，我就到台北講《楞嚴》，

其他地方找我講我都敢講。我記得先後我講了七遍。有這個基礎再研究其他的大經大論不難。

但是，我們的佛學沒扎根，老師對這一點疏忽。扎根是戒律，這方面老師叫我們自己學，用什麼材料？《五種遺規》。特別著重的是《童蒙養正》，讓我們自己看、自己學，他沒有時間給我們上課，所以《五種遺規》每個人發了一本。發給我的一本，我現在還留在此地。以後我們翻印，印了很多。翻印的本子好，是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》裡頭的，排版字也大。老師給我們這個字小，精裝一本。這個就是沒有人督促，我們自己也沒有認真去做，所以根沒紮得好。現在我們發現根比什麼都重要！沒有根不能成就，縱有成就，成就不大。根深蒂固，那個能夠達到祖師的境界。我們怎麼學法達不到，頂多能跟李老師在這一門課程上相接近，那就算不錯了。所以，台中的十年，我對這些方法懂得，但是沒有機緣認真學習。

以後講經，講經是別人最討厭的一樁事情，誰討厭你？同行，自古諺語所謂「同行相忌」。你講得不好，人笑話你，無所謂；講得好，嫉妒你，要想方法障礙你，這個麻煩大了。這樁事情老師給我講過，還不止一遍，他說你講經講得不好，沒問題；如果真講得好，你就走投無路。跟我交代這麼一句話，走投無路。我真的搞到走投無路，不懂事，人情世故不懂，老人他們懂得。我學會了，在台北，慧忍法師在這邊建了個小道場，請我講經。我在那裡講的時間多，外面傳出去了，聽眾有二十幾個人，以後到了七、八十人，問題就出現了，就不能講了。這個時候我第一次碰到了難關，如果繼續講經下去，台北市所有寺廟都不會給我住；如果我把這個放棄，學經懺佛事，每個道場都歡迎，可是我不是為趕經懺出家的。第二條路就是還俗，我走到這個十字路口。

韓館長夫妻兩個是我的聽眾，東北人。知道我這個情況，心裡

很不平，就問我，她家裡有空房子，可不可以住？帶我去看。我去看，它是一個獨棟的小洋房，有庭院，不太大，兩層樓，自己建的。家裡人口不多，樓上有一個空房間，有一個花廳可以做佛堂。她邀我，你沒有地方住，住到我家裡，我們找地方來講經。租道場，借朋友的辦公廳，借一個律師的辦公廳，晚上他們不上班，這樣到處流動。租房子，租房大概住二、三個月，常常搬家，這樣搞了不少年，像打游擊一樣的。

我把這個事情，把韓館長夫妻兩個帶到台中跟李老師見面，我說這個辦法行不行？李老師說可以。老師的支持，所以，我在韓館長家裡住了十七年。十七年，我們自己信徒湊集一點錢才買一個小道場，就是景美圖書館。多大？五十坪。住，還是住在韓館長家裡，有一個地方講經，有一個固定道場了，不要東跑西跑了，很艱難。以後供養多了，就把這一層樓，它那一層樓有八百坪，很大，把旁邊的房子都買，所以我離開的時候大概有二百五十坪。人也多了，悟字輩都是那個時候出家的，好像有三、四十個出家人，就在那裡興這個道場。不簡單、不容易，很辛苦！韓館長夫妻兩個對護持正法做出了最大的貢獻，這是我們永遠懷念而不忘記的。她的後人，兒子、媳婦、孫子，我們的小佛堂都給他們立長生牌位。韓館長夫婦的護法，這是我永久的護法。

我們在台灣有這麼多經驗，所以在國外就非常小心謹慎。國外地方多，有十幾個點，每一年去一次，每個地方住個十天半個月。十天半個月，當地一些法師歡迎，為什麼？一年只來一次，十天半個月沒有影響，對他們毫無影響。如果在那裡要住久了，麻煩就來了。我們在達拉斯建這個道場，我在那裡建是第一個，那個時候沒有佛教，像佛光山、慈濟以後來的。我在先，我不會在你們後，你們建道場，我不會到那裡去。可是我在一九九七年、九八年，我就

離開美國，以後就很少再回去了。

韓館長往生之後，我們到新加坡，李木源居士護持，禮請講《華嚴經》，所以《華嚴》是從這麼開始的。原先沒有想到這個經這麼長，要這麼長的時間，我們講了四千多個小時，講到五分之一，這部經要講圓滿需要兩萬個小時。哪一個大學裡頭的課程，有兩萬個小時的？兩萬小時就一萬個學分，這能看到大乘佛學，不容易。

《華嚴》的啟請，原因也是韓鎋館長，她在往生前兩天，要求我講《華嚴經》，懇切的告訴我，她說你要不講，以後恐怕沒有人講了，這話是真話。講《華嚴》的緣是三個人，最早的是台南一位老法師，找過我幾次；第二個是黃念祖老居士，我到北京去看他，他勸我講《華嚴》，也是怕以後沒人講；最後一次是韓館長。我把這個事情告訴李木源，李木源很感動，他說，我代表他們三位來啟請，《華嚴》的緣是這麼來的。

那為什麼改成《無量壽經》？看到社會的動亂，地球上災難這麼多，這個經能救急。《華嚴》太大了，沒有這個經的效果大，所以我們發心講這部經。又因為這部經反對的人太多，我要不多次宣講，很多人恐怕會退心，所以我就發心講十遍，十遍就要十年，這是第三年。十遍，還有這個壽命，這個壽命是佛菩薩的，不是我的。所以你要問我，請我長住世間，我沒有這個權利，也沒有這個能力，你要去問阿彌陀佛。我的壽命四十五歲，確實發心講經、發心弘護正法，是這個願心。這個願心做到了，所以這個身體是佛菩薩加持的。這是個表法，很明顯的表法，連壽命都能夠延長，那個身體的小毛病算什麼！雞毛蒜皮小事。問題是你是不是真發心，真發心就真有感應。

我沒有求長壽，四十五歲那一年，我確實是求往生。七月我生病，我就知道時間到了，所以我也不看醫生、也不吃藥。別人問我

，我說醫生只能醫病不能醫命，我壽命到了，要醫生沒有用。所以我每天念佛，念了一個月病就好了，這就轉了。我兩個同學，三個人同命運，同年、同命運，都是過不了四十五歲這一關。法融法師頭一個走的，三月走的；第二個是明演法師，五月走的；我七月得病，只有我延長了，確實壽命到了是真的，延長了。延長的原因就是發心講經，教學弘法。我要是走經懺佛事這條道路，是決定過不了四十五歲這關的，決定過不了。這是跟大家做一個很好的證明，壽命都可以延長。

歷代延長壽命的人很多，了凡先生也沒有求壽命，壽命延長二十一年，我延長四十多年。身體必須健康，每天講經四個小時，如果沒有這個能力、沒有這個體力，就不會住世了，我就會走了。活到一百歲也是每天四個小時講經，這也是表法，也是做榜樣給大家看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正好好學佛，學這部經，《無量壽經》，你能夠得無量壽，往生極樂世界真正的無量壽。所以身體有毛病不怕，「以心控物」，這是科學家提出來的。在佛法裡面，境隨心轉，我們的心要好，要真好，不是搞假的，絕沒有自己的私心，沒有自己的貪瞋痴慢。

我們選擇這部經一直講下去，表個什麼法？這個經真實，依照這個經修行、念佛決定得生淨土。劉素青居士的往生就是為表這個法，我聽人家講，她的壽命至少還有十年，她不要了，做出個樣子給大家看，讓大家生起信心。所以，我說她跟夏蓮公、黃念祖老居士都是為這樁事情而來的，這個事情圓滿成就了，他們走了，他們會再來。我們明白，經細細去參，一定要多讀。每天我們的心定不下來，聽經可以定下來，要怎麼聽？劉素雲那個方法，一天聽一段，一段聽十遍，是為了定心。不用她那個方法也行，我們第一遍講的《大經解演義》，已經做出一個隨身聽，一千二百個小時，一天

聽十個小時。一天聽十個小時，一百天就聽一千個小時，一年可以從頭到尾聽三遍，天天不斷，心就會定下來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每一天十個小時聽經，一直這樣聽下去，這要定力，這個就是念佛三昧，萬緣放下。

所以有為、無為一定要搞清楚，然後有為、無為二邊都不沾，為什麼？都不可得。有為法不可得，無為法也不可得，我們心就定了，就定在阿彌陀佛身上，定在這一句名號上，我們這一生大事就做圓滿了。世間事，我們只弘這個法門，只弘這部經、這部註解，沒有別的事情。我們也參與夏蓮老、黃念祖這個小組，我們就為這個事情來的，一個會集、一個集註，我們把它發揚光大，弘遍全球，流傳後世，我們來幹這個事情，其他的不是我們的事情。我們幹這個事情不需要寺院，所以大家放心，不需要徒眾，我們只一個小小錄影室就夠了。所以我們的生活簡單，我們不需要信徒供養，三、五個護持的人，足夠了。我們做的事情，對任何人有利益，決定沒有壞處，大家要是真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就會放心了。

國外的活動，我是非常肯定，這個世界要恢復安定和平，確確實實只有團結宗教。宗教要回歸教育、要互相學習，才能把整個世界帶向安定和平。我們的信心來自一九九九年新加坡宗教團結，之後，印尼宗教團結，澳洲我居住這個地方宗教團結，馬來西亞的宗教團結，有例子可援，對社會安定有很大的幫助。澳洲圖文巴市十幾個宗教居然聯手，把這個小城打造成全世界第一個多元文化和諧示範城市。準備今年邀請聯合國在這個小城辦一次活動，讓全世界參加聯合國的一百九十五個國家代表，親眼來看看這個小城。我們過去做了一個示範鎮，現在有個示範城市，今年就可以公諸世界了。

我們還有個遠程的理想，示範國家，完全用宗教教學、宗教團

結，讓這個國家走向安定和平。這裡面的居民就像一家人一樣，不同宗教是兄弟姐妹、是一家人，互相尊敬、互相愛護、互相關懷、互相照顧、互助合作，能做得到。馬來西亞，我跟納吉首相談過，他很讚歎，他也有意思去做。我勉勵他、祝福他，做一個國家領導人，不要做大官，要做大事。這個示範國是大事，讓全世界的國家都向你學習，你是所有國家當中的榜樣。能發這個願，這個願是關係全世界眾生的幸福，要發這個大願，第一個身心健康，第二個壽命肯定延長，肯定的。

我在斯里蘭卡訪問，我把這樁事情告訴總統，總統歡喜立刻就承認了，我們斯里蘭卡來做。斯里蘭卡做，我相信，因為它已經有很好的基礎，這個國家人口兩千多萬，百分之七十八是佛教徒，而且它不是口頭上的佛教，他們把佛教落實到生活上，他做到了。無論走到什麼地方，你看它的人民，謙虛、有禮貌、誠信，把佛法這些美德，五戒十善做到了，太難得！讓我們去看的時候，感到驚訝，非常受教育，非常令人感動。我給他建議，國家可以辦一個宗教大學，培養各個宗教的人才，做為團結宗教的一個核心，互相學習經典；辦一個佛教大學，培養佛教裡面弘法人才。宗教大學的目的是聯合全世界的宗教，把世界帶向和平，永遠化解衝突，永遠消弭戰爭，這個有意義。這兩樁事情我要參加，再辛苦我也不會推辭，這是大事，這不是小事。

我們走的道路、方向目標大家都清楚了，就儘管放心，好好的聽《無量壽經》，認真學習。真信、真願，老實念佛，我們全是彌陀弟子，將來在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會聚會在一起。現前沒有這個必要，各人努力搞各人的。往生極樂世界條件就這麼簡單，只要真信、真願意往生，一句佛號念到底，萬緣放下，沒有一個不往生。

後面講義的參考資料，我們再念下去。《大乘義章》第二卷說

，「釋有二」，這解釋有兩種。第一個，「對法外四相以釋，色心等法為彼法外四相所為，虛空等三不同彼故，名曰無為」。法外四相，法是佛法，佛法以外的，這就是宇宙之間有這四種現象。這四種現象就是色心等法為彼法外四相所為。這個四相是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在動物身上叫生老病死，在植物叫生住異滅，在礦物叫成住壞空，這都是講的四相，這個四相所為，虛空等三種不同彼故，虛空等後面會講到。虛空沒有生老病死、沒有生住異滅，也沒有成住壞空。換句話說，有為法那個條件它不相應，那只好把它算作無為法，所以這叫無為。

「二對法體四相以釋，色心等法一切皆有初生次住終異後滅前後集起，評之曰為，虛空等三無彼為故，名曰無為」。色是物質，心是心理，就是受想行識。受想行識確確實實有出生、有住，你看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前後集起，那這個還是有為。現代科學家發現物質現象，確實有這四個層次。最小的物質微中子，微中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意念波動現象變現出來的，波動就有初生、次住、終異、後滅，雖然它的存在只是一剎那，太短了，再短它也有這四個現象。如果用現在我們一般推算的方法，一秒鐘一千六百兆次的生滅，每一個生滅裡頭都有初生、次住、終異、後滅，都有這四個現象，那個時間就更短了。在這極短的時間裡頭，我們把這四個現象看到好像是同時發生，其實它確實有階段的，評之為有為。虛空，虛空找不到這四種現象，後面有講三種無為跟六種無為，說得就比較詳細。

我們先看「三無為」，小乘《俱舍論》上說的。「無為者，謂真空寂滅之理，本無造作，故名無為」。它是體，沒有造作，所以稱為無為。第一個「虛空無為」，虛空就是無礙的意思。「謂真空之理，不為感染之所障礙，故名虛空無為」。虛空沒有被染污、沒



有迷惑，這些障礙它都沒有，也看不出生住異滅，也沒有看到它成住壞空，但是它是屬於二十四個不相應行法裡頭的。空間、時間都是屬於不相應行法。不相應行法是假的，它不是心法，也不是心所法、也不是色法。不是心心所，就是它不是精神，不屬於精神、不屬於心理；它不是色法，它沒有色，不屬於色法就是不屬於物質。心跟物都不能包容它，它別立一法，叫不相應。在佛法裡面，《百法》裡頭也把它列作無為，叫虛空無為。

第二，「擇滅無為，擇即揀擇，滅即寂滅」，這是講修行人，「聲聞之人，用智揀擇，遠離見、思繫縛」，他真正能把見惑，五種見惑、五種思惑斷掉了，真的徹底放下。放下之後，他就證得寂靜真空之理，這叫做擇滅無為。是他修行境界裡面的事情，他入這個境界，這個境界也沒有生住異滅，沒有這個現象，所以稱它為擇滅無為。第三個講「非擇滅無為」。非擇滅無為，「謂聲聞」，就是阿羅漢，證果之後，見思煩惱不會再起來了，「不復續起」，不會再起來，「自然契悟寂滅真空之理」。擇滅是阿羅漢在修行階段當中證得的，非擇滅是證得以後，這個境界他不會失掉，所以不需要再藉揀擇，叫非擇滅無為。

擇滅是因，非擇滅是果，小乘人證得的。我們再用簡單的話說得清楚一點，小乘人知道一切相是虛妄的。他在意念當中把它放棄了，不再去想它、不再去分別它、不再去執著它，無為的境界現前。這個無為境界是小乘的涅槃，與這個相似的境界就是四空天。四空天也把身、心、念頭都滅掉了，完全滅掉都不想了，這叫無想定。無想定修成了，這一片空白，什麼都沒有，那也是無為境界，但是他不生智慧，他只有定沒有慧。小乘跟他不一樣，小乘有定有慧，無想天、四空天人有定沒有慧，差別在此地。沒有慧，他就出不了六道，壽命到了，就是定功失掉的時候，他會往下墮落，所以那

還是個凡夫，到非想非非想天依舊是凡夫，他不是聖人。聖人所修的定，是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叫定慧等持。平等，這個就能往上提升；不平等，提升不上去。慧多定少、定多慧少都不能往上提升，都是在那一個境界裡頭，一平等他就上去了。所以，定中他要會調心，一定要調成平等。

六種無為，這都是《百法明門論》裡講的。「大乘立六無為」，就是有這個說法。「但非謂有六種之別體」，體是一個，「乃斷我法二執處所顯之一種真理」，只要你把我執、法執統統放下。小乘人只放下了我執，所以是前三種無為。大乘把法執也放下了，所顯的一種真理，「有、無、常、無常，皆不可名」，這些名相他都把它滅掉了、都沒有了。「但是法之實性」，這就是萬法的實性、萬法的本體，哲學的名字叫本體，「故名法性」。法是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的真性，真實性，這就是明心見性。「此一法性從所顯之緣」，從它顯的緣，「分種種之名」。底下就是六個名，這六個名前面五個，我過去教《百法明門論》的時候，我稱它作相似無為，不是真的無為。真的無為只有一個，末後一個真如無為，這是真的，真如無為才是真的。這個就是，此地也說得好，是法性起用，從起用上所顯示的有這五種。

第一個，「虛空無為，此法性離本來諸障礙之位所顯者名之」。法性離本來諸障礙，這個諸障礙把它歸納為三大類，無明煩惱、塵沙煩惱、見思煩惱，他這個都離開了。這個都離開了，就是圓教初住菩薩、別教初地菩薩，才入這個境界，這個叫虛空，他統統放下了。第二，「擇滅無為，依此法性智慧力斷煩惱之位所顯者名」。這個是智慧照了，對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朗了，就是《般若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一切法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，他真的放下了。這個叫擇滅。六祖惠能大師在五祖方丈室聽講《金剛經》，聽到「

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就放下了。無所住就是把三種煩惱統統放下，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這是無住。而生其心，生的是什麼心？普度眾生的心，這就是菩薩。不像小乘，小乘入了涅槃之後，菩提心生不起來，因為他知道一切法皆空寂，所以他就沒事了。大乘教裡頭佛說，二乘人掉到無為坑裡去了，無為是個坑，掉下去了，他真無為了。而不知道，無為而無所不為，無所不為而無為，那叫真無為。為什麼？沒有障礙了。明明知道一切法空，他還發菩提心，還要教化眾生，現身說法度這些眾生，他在哪裡？他住無為，他幹有為。那個無為不礙有為，有為也不礙無為，這才叫妙，這妙法！妙法是大乘。小乘那個不妙，那個無為是真的無為，什麼都不幹了，所以叫偏真無為，不懂得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所以擇滅。

「非擇滅無為」，這理我們就能想通，「不由此法性之擇力而為本來清淨或緣缺之位所顯者名之」。緣缺的時候，眾生沒有感，佛在常寂光裡沒有應，這就是非擇滅；擇滅是眾生有感，佛有應。法身菩薩有這個能力，也能應，雖能應確實沒有起心動念、沒有分別執著，這是所謂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真正不可思議的境界。第四，「不動無為，此法性生於第四禪天離苦樂粗動之位所顯者名之」。這也就是菩薩修行，這個修行在四禪天。四禪天苦樂粗動這些相都沒有了，都不執著了，稱為不動無為。大乘修行一定要通過的，八萬四千法門沒有橫超的，都是豎出的，所以他必須通過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第四禪是色界最高的這一層。

第五「想受滅無為」，想，第六識；受，第七識。「此法性入於聖者非想地所攝之滅盡定。滅六識心想，及苦樂二受之位所顯者名」。這比前面高一層，前面是第四禪，這是到四空天，所以他是豎出。在四空天裡面，見到的是想受滅無為，想受滅，沒有轉識成

智，他什麼都不想了。袁了凡先生在雲谷禪師的禪堂，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起一個念頭。雲谷禪師非常驚訝，這不是普通功夫，想受滅無為。等他出定的時候，老和尚向他請教，你功夫不錯，凡夫人做不到，你從哪裡學來的？你怎麼修的？了凡先生說了實話，我是命給人算定了，二十年一點都不差，所以我深深相信，人的命是注定的。既然注定了，想它也沒用、思它也沒用，所以就不思不想。雲谷禪師聽到哈哈大笑，我以為你是聖人，原來你還是個凡夫。這一問，了凡先生想，為什麼你這個說法？雲谷禪師就給他說明了道理，這是什麼？暫時把受想行識放下，是你一念心把它控制住，它暫時不起作用，不是定。要是定的話，真的控制，控制時間很長，不是幾年、幾月，控制一定是一劫、二劫，這麼長的時間控制它不起作用。但是沒斷，沒有斷就出不了六道，它根在，一定要斷掉，他才能超越，這個叫滅盡定。滅第六意識的心想，苦、樂這兩種受都沒有感覺了，是無苦無樂所現的，這叫滅盡定。

第六，「真如無為，由此法性有真實如常之相而名」。所以六個無為，真正就是一個真如無為。前面是真如無為起作用這些現象，這些現象有為法不能包容。有為法是屬於四種心法，心法不能包它，心所也不能包它，色法也不能包它，不相應也不能包它，所以特別把它列入五個無為法，加上真如，六個無為法。有為法九十四個，九十四種有為，六個無為，合稱百法。法相宗入門首先要學百法，百法幫助你認識無我、無法，叫八識二無我。人無我、法無我，這是說《百法明門論》修行的宗旨。你統統認識之後，法執、我執就容易斷了。我、法二執斷了，你才能入門，要不然入不了門。《百法明門論》是相宗初入門必學的一門課程，它整個就是兩句話，歸納到最後，「五法三自性，八識二無我」，就這兩句話。五法，前面這四個心法、心所、色法、不相應，無為法，這五法。這五

法先是兩種無我，人無我、法無我，我們才能夠入大乘之門。

後面這段我們念一下，「此中前五無為，就一法性所顯之位之差別」，它在哪個地位？怎麼個說法？「而假立為五種之名者也」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「前五者為詮法性之相之假名」，這個法性在不同的境界裡頭有不同的樣子，所以立個假名。「後一者為詮法性之體之假名也」，真如還是假的，還是假名，為什麼？真正沒有名，有名都是假。我們不得已把它稱作一個真如，不要以為真的有個真如，那我們又著了相。我們學佛到最後有個妙覺，好了，你執著個妙覺，那個妙覺永遠是個障礙。有這個執著，你根本就到不了實報土，你最高的位次，只能夠到達十法界裡頭的佛法界，你有執著，就是對真如這個法相的執著。所以，一個階段、一個階段不一樣。三界之內的，一切法的執著斷掉了，就是見思煩惱，證小乘涅槃；三界之外的，那一切分別也斷掉了，到不起心、不動念了，這時才入大乘。前面五者是說明法性之相的假名，後面一個是說明法性體之假名，哲學裡頭講的本體。

「由是而論，前五無為名體皆為假立；真如無為，體為定在」，但真如之名是假的，真如之體是真的，不生不滅。惠能大師見性，五句話是說真如之體，「本自清淨、本不生滅、本自具足、本無動搖、能生萬法」，這是真體，這是真如的體，他用這五句二十個字把它形容出來。五祖一聽，他真見性了，他不是假的，所以衣鉢傳給他，立他為第六代祖。他不認識字、沒念過書。所以，我們要明白這是真理，不念書、不認識字可以明心見性、可以通達一切法，一點都不假。

我們今天遇到難關了，沒有老師怎麼辦？我們就用這個辦法，用這個辦法來培養老師。培養什麼樣老師？大徹大悟的老師。釋迦牟尼佛沒有老師，六祖也沒有老師，孔子也無常師，你看這些大聖

大賢，他怎麼成就的？放下萬緣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就成就了，就這麼個道理。真心跟真性是通的，相信真性萬德萬能，具足一切萬法，萬法由它而生，你怎麼會不知道！當然知道。這是我們深深相信不疑，這條路可以走得通。問題，不能有一點點私心，有一點點私心就全都破壞了，純真無妄。

到這個世間來幹什麼的、表什麼法的，自己清清楚楚。現在佛法壞了，我們要把正法表演出來，從哪裡表演？從《弟子規》。不是背的、不是念的，《弟子規》裡頭所說的我都做到了，都在日常生活當中。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、《沙彌律儀》，我真做到了，表這個法，這是基本法。這個東西表演出來之後，我們就能夠依照這部經，既然這部經是末法九千年眾生得度的唯一一部經，我們就不要再選別的了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就像修禪一樣，所有經論不看了，把整個的精力就放在這部經上，到完全開悟、通達明瞭再去學，再去廣學多聞。到開悟，一切經看個幾句全都通達，所以這部《大藏經》，龍樹菩薩三個月就圓滿了。我們如果開悟，三個月一樣圓滿，絕不是只有他一個，人人都做得到，這個要有真正堅定的信心。你要不相信，相信科學方法，那就要另當別論了。

我們對於祖宗的方法、佛的方法堅定不移，我們能做出來了，樣子就有別人可以看到，這真的，這不是假的。真幹！時間足夠。時間不夠，上天延長你的壽命，一定叫你開悟。我們走開悟的道路，就用一句佛號，告訴後人，這一句佛號可以得定、可以開慧，決定往生，可以得到這一生，生活圓滿自在，幸福美滿。幸福美滿不是有高地位、不是有很多財富，不是的，與那個毫不相關。我們今天走這條路，難得、真難得！這是彌陀大道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